



窮理致知

辜顯榮軼事

● 王見川*

近幾年坊間流行一些台灣名人傳或百人傳之類的書籍，描述台灣歷史人物的過往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這些著作中往往看不到辜顯榮、陳中和此類爭議人物的傳略。似乎在作者心中有一把尺，將他們排除在近代台灣史外。

評論人物很難，尤其是跨時代的人物。本文，不想評價辜顯榮，只想談一談他的軼事，希望透過「八卦新聞」讓現代人體會他的性格。首先，我們先來談談他的崛起。

一般同意辜顯榮是靠政權轉移中得到機會而崛起的。只不過，崛起過程人言言殊。井出季和太在《興味の台灣史話》中，羅列相關人物的證詞，提供此事可靠的線索。根據他的研究，在日本領台之際，辜顯榮到基隆日本船艦上面見總督樺山資紀，當時有水野遵民政局長、新聞記者木下新三郎等人在場。他們在昭和九、十年間陸續發表回憶，刊在當時的新聞上¹。昭和十年六月的《台灣日日新報》上載辜顯榮對於領台初期的回憶：

明治二十八年五月二十八日的前一晚，台北城內、萬華、大稻埕方面土匪蜂起，恣意掠奪，市民非常擔心、非常恐慌。這三個市街的士紳共集一起，討論善後妙計，我也參加此次聚會，並向有力士紳說：「大家不要擔心這個問題，我一定幫大家解決危難。」隔天早上九點，我帶著一支雨傘往基隆前進。到汐止街時，我碰到先鋒軍前哨隊長松川敏胤，要求與總督會面。經由他取得通行

* 王見川，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社會科學組助理教授。

¹ 井出季和太《興味の台灣史話》頁 77-85〈辜顯榮の横濱丸參侯〉，台北林本源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，1997年1月。



證到基隆，與吳姓翻譯見面，齊到憲兵隊告知來意。後由二名憲兵陪同到橫濱輪面見總督。當時水野先生（民政局長）在桌子正中央，二旁是參謀，其中一位是木下新三郎（後台日主筆）。我帶有簡單的請願書，書中的大意是：「現在台北土匪橫行掠奪，請儘早派兵平亂」。其中，在座諸位，意見不一，有的人指著我，說是劉銘傳的間諜或是土匪頭目，這個人一定是壞人。我聽到翻譯的轉述，忽然哭了出來。流淚的原因是急著懇求早日派軍隊入城，解救台北城民的危難。這時，水野先生起身說：「各位議論都有道理，但依我所見，此人是義人，富俠義心，決非壞人」，即與二位翻譯走向另一房間。我想是樺山總督閣下的房間。不久，他出來，直接下達命令。

如此，二個通譯，一是英語翻譯佐野雄三郎，一是北京話翻譯小川甚五郎和我一起返回水返腳，交付松川命令，直接向台北進運。隔天早上三時左右，到達台北城東門附近。這時，松川隊長想直接攻入台北城，我報告說：「若直接入城，必引起衝突。不如等到天亮再進城。」我從佐野隊長處取得告示，在城內、大稻埕、萬華張貼告示。居民看到告示，日本軍因而順利入城…話說到橫濱九時，各方意見衝突，山田良圓大尉把我帶到他的房間，拔劍刺向我的咽喉，威脅我，實際上是察看，我是否會害怕、抵抗，可是我泰若自然，非然鎮定。山田向吳翻譯說：他真的很勇敢…以上是明治二十八年日本皇軍到達基隆最初的情況。²

對照當事人水野遵、木下新三郎的回憶，辜顯榮確實單槍匹馬到基隆求見樺山資紀總督，請求他早日進兵台北城，平定亂局。由於他身材壯碩，日方參謀懷疑他是刺客或劉永福派來之間諜，不採信其言。經過日方全權大使水野遵的獨排眾議，將他定位為義民，以及三位外籍記者的相似言詞印證，樺山資紀決定急速進兵台北城³。

不過，當時，引導日軍入台北城的不是辜顯榮，而是一個叫陳法的歐巴桑（農婦）。她及其後代，因此受到賞賜，大正十二年昭和來台時，其子還被邀請到總督府與其合影⁴。

² 井出季和太《興味の台灣史話》頁 78-80。

³ 井出季和太《興味の台灣史話》頁 77、83-84。

⁴ 同前註，頁 86-88。

辜顯榮在日據初期，除了迎請日軍入城外，最主要的功勞是他在往後幾年非常配合日本政府，救平亂事。水野遵即說他在「其後三年，始終盡力王事，頗具忠義！」⁵而明治30年的《台灣新報》也說：

…辜紳顯榮，臺之翹楚也。雄節邁倫，曾有實學。其經濟大才已早為當道所推許。初如招撫釋囚，嗣後縱設本地醫院，活人無算，其功皆足以傳於不朽。萬家買絲鑄金，奉為生佛，今為珂里事務局長。凡有是非爭競，積不相能等情，若一經赴局請判，莫不誠服欣謝而去，何令人之樂從，一至於此？特以性本豪俠，磊落光明，不附勢，不偏視，不念惡、不避親，且具特識，洞灼民隱，是以地方官研訟簡政清，不可謂非君之一助…。⁶

總督府因此給予辜顯榮巨大的利益，如鴉片、鹽的專賣權。尤其是鹽是民生用品，利潤更為可觀。不少地方豪富即向他承包鹽務：

…鳳屬陳中和行，為該地第一巨富。此次對官鹽賣捌組合長辜顯榮承領，包辦安平、鳳山、台東、恒春、打狗等處總館支館，人地兩宜，自足以孚眾望而洽輿情也。⁷

透過這些專賣權的分享，辜顯榮逐漸累積財富與人脈。不同於一般人，辜顯榮發跡後，不僅不忘故人，更對同鄉人照顧有加，在大正十一年初更在台北組織「鹿津鄉友會」，團結同鄉北上發展事業者⁸。

此外，辜顯榮對於寺廟的奉獻，頗為大方，北部名刹如新莊地藏庵、劍潭寺、艋舺龍山寺的重修，他都捐巨款。其中更幫龍山寺的「發起人總代」募款。《台灣日日新報》大正9年3月14日即報導云：

…艋舺龍山寺重修工事，其後更由發起人總代吳昌才及對於地方公益，極熱心貢獻之辜顯榮兩氏，去三日在稻江東蒼芳旗亭勸捐，是日得義捐者…二千圓柯隆順、千圓江裕慶、江細計…

值得注意的是辜顯榮還擔任台北聖廟重建的主委。這間聖廟位於大龍峒保安宮旁，就是今日的台北孔廟。這塊土地是辜顯榮捐的。他之所以如此做，並非沽名釣譽，

⁵ 井出季和太《興味の台灣史話》頁77。

⁶ 《台灣新報》明治30年7月27日〈鹿津佳話〉（投書）。

⁷ 《台灣日日新報》明治32年5月18日〈包辦得人〉。

⁸ 《台灣日日新報》大正11年1月24日〈鹿津鄉友會〉。



而是為了宣揚孔道。這一點可以從他還創立崇聖會，發行崇聖道德報看出。對於修建孔廟，辜顯榮投入極大的心力，他給蘆洲名紳李聲元的信，反映得很清楚：

聲元仁兄先生如握：啟者，昨接辭職願壹通，欲辭退籌備處常務主任之職，竊以為不必爾也。蓋以貴務偶值冗繁時，經有貴宗稼農先生代司其事，自可無處缺憾。觀辭職願中有反出怨言之句，殆因偶聽蜚語而觸此感。大凡當重任者，須以寬洪為度，不必因小故而阻大局。況近□世情日偷，藉言論之自由，肆其如簧之舌，以搬弄是非。此等小人常設陰謀，幸勿墜其術中。此重大事件，惟冀吾兄與僕共相諒解，俾始終一貫，以達目的，是為主要。其餘一切旁人議論，均當擲案勿憑，并希於此一、二日間撥忙辱敝，以便面談，衷曲庶可釋然，幸勿吝至...辜顯榮脫帽。⁹

由此可見，辜顯榮之器量頗大及對建孔廟一事之看重。其實，他不只推重孔道，更以之作為辜家之家教，教育子女。大正 10 年 8 月 6 日的報紙反映其中的訊息：

辜顯榮氏鹿港本宅所有鑽石、真珠諸貴重品約二萬餘圓被盜...當時辜氏突接到其家該盜難電報，即倉皇於翌二十六日，搭車赴鹿，其後該事件在警官之手取調，於受盜場所相隔有七八店面之處，發見空枕頭箱一個，遺棄其間，即係貯藏該貴重物品者，然而真犯何人，尚屬五里霧中，其後某報紙更報道風評有疑辜氏之長女，當盜取現金六百圓，交與情夫此次亦恐辜氏之長女，與情夫要謀，巧粧作外賊混入者，此事辜氏非常憤慨，言己之家庭，為舊式嚴格家庭，防範極周，己之長女未嘗一步，足出閨門，且品行亦極方正，故己當鍾愛之，所有貴重品及現金、金條，皆付其掌管，要使用金錢時，竝絲毫無有感其不便者，而況家中前此竝未有失去金子六百圓事實，此事深關係人名譽，若使余之長女有萬一不得已欲盜取金錢必要時，向何不盜取現金金條，豈不較易於疏通，而無發覺形迹，想世間事實，紙終難包得火，余深望警官及早捕得真犯，水落石出，俾不至無實風評，以壞我一家之名譽也云云，言下非常憤慨。¹⁰

這雖然是件八卦事件，但反映辜顯榮對子女的要求，今日看來，辜顯榮可說是生活在日本時代的典型中國人。

⁹ 此書未署年，只記 6 月 29 日，用的信紙是「台北聖廟建設籌備處」的。

¹⁰ 《台灣日日新報》大正 10 年 8 月 6 日〈辜氏盜難事件〉。